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四

宋 陳造 撰

書

與諸司乞減清泉兩鄉苗稅書

某聞之天下有難信之事故有難聽之言舉其不易信之事而輙以號於人則宜乎其不我信及其利害是否之既驗如白黑如莛楹從而為言則聽者不疑決矣今某僻邑小吏當國計不甚豐裕郡計蹙迫局窘之時輙

以輕民賦為言是最難信而聽之者然某非率然而言之也亦言之於可信之後也定海為邑前枕重江左背皆海鹹水環之邑為鄉七而清泉之鄉居二正江海之間是兩鄉東西六十里南北約三十里地平無水故無泉源之潤鹹潮之所沾浸故斥鹵瘠堉勢中高四下故水泄不蓄水利無策可講故十日不雨則蹙頞相弔兩旬不雨則秋收絶望其民坐是甚貧而頑歲以不輸官賦為常鞭扑不恥不可教語而縣賦不能取辦在諸邑

最號難治為宰者往往不滿其任朝士亦知其然舉以戒授闕者是皆兩鄉所致某曹為此來幸而當二年多雨故有秋者再誠若可喜然其民之不樂輸賦與巧為隙穴果為抵拒以蕲漏網者猶不少殺因按行其所種殖地利比餘鄉肥瘠厚薄二不當一就使善者亦三不當二及稽其所課之賦則四受餘鄉之五或又不止此也詢其始末蓋紹興經界之初舊賦之籍具存而其地之江頹海齧者十去一二以後來不足之地而敷平日

成數之賦故如是之重目今五鄉之田賣買之價畆不下二十千或三十千而清泉之地佳者兩千次一千又其次舉以予人棄去不受也昔人為政欲使金土同價而貴貨易土魏絳以是圖狄以闢晉境今舉東西六十里之地使民不保重愛惜何哉此則嘗官而居者乃克知之信之未易遽以語人舉今歲言之舉以語人則易信不疑舉以告其上之人真其時哉自六月不雨旱勢甚矣而五鄉山泉陂湖灌漑不輟其收比舊歲為羨而

清泉之民束手以待無所用力秋苗之減十之三而餘五鄉無一人愁嘆者夫相與隔一江同此邑同此不雨而休戚苦樂如此所謂利害是邑既驗不疑可舉以告上時也其田之不利其民之甚瘁固也然其賦之輸則四或受其五是猶置而不言言之矣置而不問於心安乎且此田其瘠埆其無水利其利害視餘鄉大不同賦與之等勢已不易供況又重之乎夫人氣宇充實軀幹碩大使之荷百斤可也有人焉纍纍而癯厭厭而疾亦

使之荷壯者之物是可乎哉况又所荷有重於壯者置不問忍人也前年其民有詞蓋嘗乞減賦矣當路非不憐之事雖施行所損未幾蓋以胥吏需索不厭遽至中格然民之受上賜亦自不貲幸今當路皆吏師皆鉅公名輩以利人濟物為務志遠大而不計目前故竊以為惟今日可以言之而必聽而又利害是否即今歲之旱而益表表甚白可以聽之而必信一引手之間使此兩鄉數千戶者皆七鄉有生氣無愁瘁而其地漸重不輕

民不易視之有眷戀鄉土之意其休戚苦樂萬萬不侔究其源其誰致是耶或曰郡計如是之之顧欲減賦可乎曰不然今之增減不甚繫郡計也向也賦如是之厚而欠負者十常二三欠籍有數而此賦必不可得在邑有追逮弛慢之憂在民有拘監笞箠之苦州府不得已而蠲除無歲無之前此侍郎林公蠲者萬緡郎中林公蠲者二千緡近高公亦蠲萬緡皆以賦重而輸之難故也使其與餘鄉齒必且不然今小有所蠲但蠲其不輸

者爾於郡計何損也就使小有所損節省於上而能使此數千家均其陰賜大君子之學以愛人濟物為心必樂為之況不至是耶且使此邑本不有此二鄉將廢不為郡乎向來諸郡以上供窘闕甚嗸嗸也繼各有蠲除矣今為國自若祇見郡國稍寛裕少追急迫一切之政民亦竊受朝廷賜未艾也兩鄉之賦不敢望輕於餘鄉且乞與之同其數不惟民得溫飽免笞箠追繫之苦而為邑者必不怵迫惶遽得施其惠利撫摩之術則田里

被澤豈有既乎書曰無忿疾于頑清泉之民其頑獷不率前後政疾視一律也某書生又淮人落北風俗頗淳慤其初來亦復厭此民之難化今年之旱親歷田畝斟量災傷放除其米至二千餘斛民以適其所望又郡政簡徑不擾與曩者大異無不相慰相賀聳踊怡悅問其賑濟賑糶之政則曰州縣既體我心已無死徙憂不願更煩官司賑給如是者十七八然後知孟子所謂人性本善富歲多賴詩所謂物則秉彛千古定論而此民向

者之頑是官驅之然非其罪審矣且今習熟見聞士夫之論一則財賦二則富足一聞節省之說則以為老生常談一聽減賦之言則以為迂闊害事故民愈困而無憩上之百用按不以為過而日以不足不有度外之士孰能起天下之病而少息勞疲者之呻痌歎悼仰惟某官博大而高明慈祥而惠利可擬之古人而不當論之於他日拘攣之徒而又當清明之時居得言之地天下利害何所不當與故敢冒犯陳此雖然賦之減民利矣

而邑亦與焉某明年七月初官滿去矣輕賦之便實無所賴故言之不自嫌而要譽於天南海北之人則亦何為但職在宰字不得坐視民之受苦者噫天下利害皆學古者事然知者能言之有位者能行之可言而不言則違於心得行而不行則孤所學不言之責某既謝此矣行之之責則必有任是者某實得以辭之

與許運使論荒政書

某丞郡房陵房之為州山險墝埆之地其俗惰窳由來

尚矣平時上熟粟粒不餘去歲夏旱秋澇方未穡也穀粟臥野不實之沴公私未悟及冬則病春則大病今東手待盡者十二三而羸困相望也某被使臺命歷訪之雖未遍已深得其情前此猶食草根木皮近多炊煙不起問之則凡鉏鎌畚鑁之屬鬻以救死矣早官淚隨心腐無以為策但仰屋於邑思所以為拯民計輙有迫切之懇敢借布於下執事房非出粟所故儲蓄于官者不多今凶歲之民望之官者不少非規規自守苟逃譴訶

之時惟度外之人可與聽度外之言以濟非常意外之事而為德者有其柄天以是授之人而且辭焉則為失幾然而為度外之言斬有所濟非大不得已士之粗有識者則未易敢及此也敢及此而其人或齗齗譾譾度其必不吾從而吾猶將言之而貽笑取怒有不暇恤何也勢之急不容已也若乃謀是事為是言適與度外之人會而且有懷不以告不仁彼可以濟其事而顧以齗譾譾者待之若貽笑取怒之虞嘿不出口不智理灼

然而畏縮不勇下不以言上不之聞則凡懋于德而是柄之所屬者無乃孤天之予人之意耶竊見本州有常平錢幾二萬緡奮積已二十年鐵鏹非可貯之物繡蠹脆壞日有破碎久不已祇為房州累今未見也某之妄意欲丐台慈舉此錢撥付本州令災傷稅戶結甲量戶數多寡併錢偕粟借與之限以三年責其償目今郡民不惟無食而農器種糧率多不存民今得錢雖云不多然可粗辦春計責之以三二年之久償之亦不甚難此

實目前饑民之大利然此錢籍在朝廷候奏報乃行房去行在五千里往返數月則索民溝壑矣亦望台慈火急行下施行一面申奏昔人矯制發粟正以其急且病不容姑徐捐身為民也歷考方策雖暴忍之君未嘗罪一人者銜命行火汲黯使事有旨乃擅為發粟之舉武帝不問也武非重誅謫者顧乃爾況吾君之聰睿博愛吾相之憂先天下而執事深結君相之知必亮其心不然某則建言請以我說不敢辭也亦熟思之矣設被譴

一夫耳更生者乃千萬人設被譴聖明之朝決不至重報其與斯民枵腹待死無復生意孰為輕重緩急故決意言之民病且死矣臨于上者當如救焚如捕亡如復父母之仇不顧計焉庶有益於肉骨起仆在此舉所可慮者獨將來萬一薄收恐民貧不償因以為累某謂民吾赤子財自民出當窮急時舉以予之有以惠利垂死之人饑而飽斃而生逋亡而安居民之利國之利也二萬緡顧何足惜況遲之久決不至盡陷失也若曰常平

有粟外此勿議則兩邑之民決非數千之粟所能濡沫有惠之之名矣未旣其實也嘗即民而窺諸天是雖蚩蚩者天所甚愛也天所甚愛故天子尤愛之而賢者不容不愛聖人君子天其心故民其心民其心故凡可以及乎民而不負乎天者汲汲焉惟恐不及卒之受天之祐揚名錫羡其報如響故某嘗謂凶歲之艱正國家所以衍億年慶基者在是君子無愧所學而詒燕雲來者在是天以為德之柄授我取而為之如將失之可也漫

為之拂天矣置不省逆天矣不拂不逆而吾不於度外之士望之而曹焉為是若難之請是又不量彼已者也恭惟某官一代鉅儒英聲隆望師表天下小試青陽則活人之政載在公論今者杖節京西適此大侵其於損所有以拯其死者有不行行之將優為而莫禦前所謂濟非常意外之事必也望之度外之人捨執事何之伏惟動心於倒垂之民一聽狂瞽之說或在可取之數仰乞即賜行下少緩之無益矣某以婦氏風緩垂死蒼黄

隕濩急筆具不腆之辭仰扣威尊瑣細未盡之情亦仗

廣文梁君面言之

與奉使袁大著論救荒書

某淮人也淮鄉之民情利害知之甚熟十餘年來若水

若旱若鼠與蟹之為災率無豐歲間亦小熟矣然收不

飽饑重以今歲之旱赤地千里聞之故老六七十年無

此惡歲淮鄉土曠人稀雖荒歲窮窘其民食草根木皮

猶無餓死者今草根木皮亦復無餘去麥尚半年而麥

之孰否特未可知民之僵仆可立而待而監司郡守錢粒不餘長號大唶束手無措目今所謂賑濟不及千百之一民情嗸嗸如魚遊鐺釜之中望執爨者之撤其薪而濟以杯勺之水可謂迫矣某竊謂天下之勢一家比也平居無事其父頤指于上其子弟奔馳營幹于下生計度量入為費各有常規一旦子弟大患難瀕於死亡則父之慈者必極力拯救不敢以常規為拘何也其勢急也今旱而饑饑而垂死矣吾聖天子憂民之心有

逾父母則凡可以濟斯民之死者當無不為平時之法
制有未暇議也今日之勢下之陳請如訴究如復讐上
之報行如援稚孺之陷如解同室之鬬庶可以逭民之
死某之愚管見二事可以救倒垂之急請為執事言之
其一曰積滯之鹽舉以借沿流諸縣之民其二曰募饑
民以濬鹽運二河今泰州之海安西溪楚州鹽城瀕海
陳鹽山積彼隨煑隨運者運且不洎則所積之鹽幾長
物矣舉鹽城與高郵興化舉通州西溪與江都泰興舉

海安通州與海陵如臯不以上下戶據所訴所放災傷分數五家結甲借與之俟秋熟拘之三州得此其民少紓矣則以其合賑三州之米併及餘州其民亦少紓所給之鹽運以小舟則無患乎不達而綱運阻滯鹽價踊貴之際則無患乎不售若曰虧損官課則聖主以饑民故旰食久矣傾倉廪以拯其死計亦不吝况舉未用陳積之物可以肉骨起死想惟慈愛之仁必且欣然從之患不聞爾鹽在民籍在官幸而歲稔取此劵折之可也

則亦不取徙予之也計鹽之價據時米價石增三百若五百以取之異膚以貯之主之以官陳新易置專以為凶年賑貸之備此則荒政大計也且此惟沿流可行謂鹽之運米之輸非高阜斬絶處所便也若夫自江而淮為南北之運河自高郵而鹽城為東西之鹽河兩河湮廢不修而聽其自爾者六七十年矣此不惟使客之往來米鹽漕運之所資而一路征商利源之要實藉此也資此以溉灌者率膏腴之田平日規模不復見矣雖近

者稍置㪷門石𥓰函管等民微得其利然始興創卒未究其極兩河兵革之前其隄固其流深者月有培歲有浚而時開闔其泄水處兵革而來河之泥淤積已數尺隄淪于河而日薄河不濬則隄不固不濬不固則㪷門石𥓰等庸足恃乎然窮盡其利而可為不朽計非偶大旱則未得措手大旱之際則河可濬取其淤而培之則隄可固今兹之旱民不幸矣而隄與河之利則幸可議濬河取土以培其堤而平時規模可以漸復今民之攜

負老幼奔鶩無歸者不知其幾優募此輩使從是役此趙清獻范文正公遺策也不惟河浚隄固農田可溉而賑濟之利實與俱舉一夫日與米五升錢百五十人食二升用錢五十其餘劣可飽二三口彼何患不樂從一家二人從役則六七口免塗殍矣某親見熟鄉之募人埧田食之而日與百錢民奔趨之則百五十錢五升之米足以來之而足以利之可以知矣及令諸縣辦畚臿釜薪之類春而興工二三月而畢畢而不妨農麥亦指

日異民雖枵腹而俟不憚也畢時以河淤隄薄之故州縣修塞無虛歲所費不貲近歲旱不見此爾又運河以淤淺故一遇使客釘閘壩流無所不至興役之民蟻集而民勞功少商旅阻滯兹未足論而鹽河淺淀雨足水漫猶苦重舟膠澁今舟斷不通承鹽之鬻其課以袋計之蓋四萬八千向使已浚而通小舟亦可趨其半計其半二萬四千之鹽則七十餘萬緡矣不計此而目前之費是計望之常人可已此策一行不惟饑民沾利而已

雨澤以時則州縣免塞隄之病歲雖旱也鹽米之運自若河水所溉之田又數倍於今此長策也夫凶荒之民待哺于官舉以予之君之仁也不徒予之而又興久廢之大利仁之至也然今監司之力不能獨辦而諸郡又以窘乏告螻蟻之見願執事奏之九重出禁錢十萬緡下淮東漕倉兩司措置助為之要以三二年之間兩司與州縣與食利之民分償之監司州縣之官以字民為先務有以利垂死之民雖痛自節約以償所負州縣之

民得興無窮不貲之利雖有所損以助其償亦理所當然不然則出折劵十萬緡為之今淮東楮劵甚重而難得上不勝費而下得其利亦如前說徐責其償可也蒙之二策揆之已見參之人情毋不可者或者曰鹽國之寶舉以予民恐非常制夫救愛子于壑而曰竭歷失容非通論也范文正為杭州而旱饑民私鬻鹽不禁也民賴以濟既熟則禁之治其不聽者世以為是目今饑民鬻鹽官縱容之全活甚衆亦范公意也私鬻法所最禁

法有時而可屈則以人命至重也今但略其法以借與之夫何議民知上之以已故而肯暫屈其法其感上之德不亦深乎又曰禁錢楮券豈所可議而今兹遭旱至廣烏可偏給此又非達事體者兩淮國之北門淮民醇厚忠質數經兵荒最可念者浙江民夥土不能容尋常小遇水旱則累累而北者晝夜不絶此非兩淮無所受也疆事朝告淮民暮已裹糧從役中原歸義者非兩淮無以寘之今日兩淮在國家最所當重非他路比而聖

天子審天下之勢顧憂淮民最關宸慮前歲都下之稅歲二十萬緡尚以禁錢代之夫寬商販於安平之日與夫拯殍殕於饑饉之歲孰緩孰急孰輕孰重聖主有不聞聞之必將樂從行之必將恐其緩也今歲大旱非常之災也勉救其死何如坐視多救一人則一人更生力未必能終救之延一日一月之食則一日一月猶齒人類愈於遠僵路隅也此在聖主賢臣勉之而已自夏而秋蝗子之在土數寸其厚竊恐民以旱故饑者或死

生者必怨愈傷和氣則來歲之災恐甚於今草茅之見切謂勢須傾國力以起民之死民愚而甚智知國家愛之如此心必感氣必和民心悅而氣和豐歲猶不應焉則加以罔上之罪某所不辭且民謂之天民君謂之天子承父之志子之職也故民者天所甚愛也天所甚愛故天子尤愛之天子愛天民而慜其數十萬之命無罪而死而能起之於既顛生之於將斃則民心膠結天心眷顧國家億萬世無疆之祚益恙于此理之必然而活

于人有後是數十萬之命由執事而延其生則天地之報執事也又如何恭惟執事頒聖天子之命訪饑民疾苦于淮瀕淮民之俟玉節眄眄焉日南其首者豈不以聖天子之心赤子斯民無所不用其至田夫野老洞知之而執事推所學以愛人慈祥惻怛聞于中外不愧古人彼之所徯冀延其旦夕之命故耶某一命之吏待次窮鄉無所復望于世獨能洞識聖天子兼愛與執事慈仁之心悼歲旱之非常哀斯民之抱叫閽籲天之誠而

不能自達也輙以二事訴之執事一得之慮不識肯少留意否

罪言

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謀國計治達官顯人之任而猥賤者輒及之誠為有罪藩鎮之横豈杜子之責安南之役晁子非在位者二子輒言之目以罪言宜也某吏隱江湖自分無求於世而借言天下大計非罪乎然嘗罪而言言之果為己耶此固不容誅言天下大計而或

有一得焉可以少補當世為國者之慮彼將求之之不暇何暇罪之某之所言三一曰謀敵二曰備用三曰救時今方為吾敵者大國也幾晉之於秦宋齊梁之於魏也南渡已來議者所見不同或易而言之或憚其彊縮頸而不敢啓其口一於憚國何賴易而言之是石虎肆市朝之說也天未悔禍逾六七十年矣比若金主嗜殺棄親而又荒于畋嗜殺而骨肉不免則非所以自安荒于畋則其政事必墮自古有是二者不亡則亂況彼以

凶德臨天下其亂亡之兆是吾向來臥薪抱氷禱祠而不可得者也今彼乃爾孰不翹翹動心急於乘之雖然當今在我之計尤當靜以待之隱忍持重以候可為必勝之隙必且有人以投機之說獻以後時之戒藉口此淺之為謀者決不可過聽也敵雖無道兼番漢之地有天下十七而蟠踞人上且六七十年使彼略無以留天下而伏人心其喪亡也久矣而乃數十年之間天下無變亦嘗有大變矣收其搶攘息其沸潰不甚動容變色

則彼之上世亦必有術以為之令彼雖荒淫虐戾然天意猶未卜其決然一定者也昔吳入楚名陳懷公逢滑當公而前謂吳不必福楚不必禍姑辭之其卒果如其言楚莊之三年戎麇外侵庸蠻內畔議臣謀徙以避之想天下必以為遂無楚矣及蔿賈師叔之謀再用侵侮驟息楚以振起莊從是以伯諸侯齊威始立荒酒及色鄰國四侵一旦烹爵二大夫外懾內震齊以復彊古之大國危而復安亂而復治多矣不可不深考今敵人亂

亡之兆甚著其亦天意悔禍使如苻堅一旦潰裂喪敗不可收集振立未可知也其或如前所陳亦未可知也然則在我當如何兵法曰後之發先之至又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免敵不及拒切謂謀人之國而取勝焉捨此數語無策也雖有策必踈今日正當藏脫兔於處女之時發之後以兾他日之先至可也悠悠之談未可輕從而易信輕從易信之前好已絶新釁遽結而吾中未有必勝之具一旦事起中止不可不中止則殘

民費財而勝負付之偶得失古之輕舉而敗者往往如此皆其始謀之拙是今日當路者不可不洞知而謹守者也其次請言備用夫好功名者固非所以安吾國苟安而偷惰乎則禍常伏於既久蓋用國如用器輕用之固不可置而不用尤不可器輕用之則弊不用之則蠧天下亦然今之待敵以静是不可輕用之説猥曰用之有成敗可畏其必無生事以勞人夫豈知天下固有可用之時可用而猶不用使天下驕惰宴安臣民習熟惡

勞而甘佚是惟無事一有盜賊兵革意外之患上下相視倉皇周章無適為計此禍之最慘者也夫輕於用天下如漢武之鞭撻四夷如宋文之挑元魏甚至晁錯之削吳楚清泰之遷河東大或喪亡小亦憂悴此置不論請論置不用之為害昔平公據堂堂之晉玩歲愒日而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為之深憂其後三家鼎分晉以不祀賈平公貽其禍建之為齊足以有為甘秦豢養置武事不講終於糜滅君子謳吟

悲愴今猶可憐蜀先主之後寂無影響一旦葛亮師出曹魏君臣茫然失措向令魏延之策見用長安或為亮有長安不守東首關許天下或未可知我國家南渡而來權臣挾强敵之勢邀上以固位專以銷兵文治為説逆亮辛巳之變倉卒擔柱將不能使士士不閑臨敵致高宗皇帝寒心旰食者半年非天怒强敵弗戢自斃吁其危哉是無他天下久不用固應如此也想晉平公之意必謂吾國如此其强固諸侯如此其畏服拱手可以

保治安齊建之意亦謂秦於吾厚非諸侯比必不棄疾於我何苦治危事而從事於凶器殊不知慢藏所以招盜枕蛟藉虎渠能保其終可信也魏之謀臣如司馬懿劉熺之儔中外不乏而亦恬不以吳蜀為意何歟紹興辛巳之春議臣乃始建白謀及邊瑣亦後矣究其原雖權臣幾悞天下亦士夫之情喜安而惡勞樂因循而諱生事馴至於是其心謂萬一意外非我獨被其患剌口而先議衆所不樂之事必且有目前之禍不然夫豈天

下無一人焉知夫備禦之不可不嚴干戈之不可不習敵盟之不可必信其習俗汙染所自久矣夫平日所謂用天下非必今日興某師明日戰某地然後為用之也凡進退將帥申嚴軍律揀練士卒儲蓄戎器凜凜焉如寇至此則用天下之實也昔杜黄裳之為相擇人征蜀越衆而委高崇文命下崇文即日戒行想崇文之為將凡所部之卒日為征行之計故聞命即行無復齟齬夫預備而不用固不害有命焉乃遽急求辦崇文之意必

以為踈愚謂為國而用天下上自廟堂次而參議論之臣畢如黄裳之掄材付事下而將帥裨校一當以崇文為法亘古及今不可不然況今日敵有可伺之時乎萬一敵運已盡我無以為用國之具束手以守舊物似未害也然敵既失之而中原為英雄豪傑所據彼肯怡然不以我為虞耶狡焉思啓封疆自古喜事者誰不有是心又孰肯少有所得而遽止是今日用國之計勢有不容已者也今日上自君相下暨達官百執事汲汲焉以

自治為務惕焉若憂患近逼吾身者惜陰競辰不敢頃刻置而後可也必曰人才孰可倚將帥孰可用得無有尸素具官者乎罷軟不任不能使下者乎某害可除某弊當革豈中無除而革之之術乎得其術其無乃有不便於此而沮之者乎至於為國六七十年而國計不餘一遇水旱束手無措況欲如文景之時有以不時施澤以逮斯民者乎古者國不餘矣民或優裕而今上下告乏本末俱困又可悠悠視之以為當然不加意乎竊見

十數年來人才陞進者往往多虚名之士若乃樸茂挺特之才初不甚見售比者矯言偽行或假静默以蓋其無能為者多得薦進可用之人其實希少風俗寖壞未易挽回平居無事皆可自命以才誷欺誑上下一旦有事欲取辦此輩難哉文寛夫曰吾不比韓稚圭吾但麄才爾今得麄才之人如寛夫用之夫何遺恨奚必好高而玩奇乎國家久不用兵宿將盡矣後之知兵有威名者聲績未著也兵雖不可試而平日施之統御見之約

束形之詞氣皆足以知異日之可用與否愚願宰執臺諫時前其人問之以治軍之術而叩其方略之藴拔十得五雖失不遠矣向來將校之進輿論動有譁言曰是貨權貴得之者此固安矣然其間下中之才衆不以為可者間亦得之此謗之所以生而或不以其所聞為安也今日宰執臺諫可無詳察詢逮得無有行貨市進與夫受之而為地者耶此成敗所繫非細故也悠悠視之尤不可若弊害之在天下不一而足求其端則是祖宗

法不行致之也請言其一二而其他可舉矣寺觀不許典買田宅法也今也公然取之漫無禁止田入寺觀豈得復為民物今寺觀寖富民田寖少向之有田者服役僧道而仰食者日以加多未止也使監司州郡能守此法則無此弊矣監司郡守法之所由行也而法或格於監司郡守遏糴之害今日禁之明日格之此不過抑之使賤而官糴之爾其陰奪農夫之利似非虐政而民粟出不當價實貧而甚虐此尤不守法之大者此二事之

外如此者不暇縷數也此在朝廷一二警束之則庶幾其害不極也若乃足國裕民之計尤為可憂古者為國三十年當有九年之蓄今渡江六十餘年而僅足不餘公私嶅嶅其弊安在今天下疆土不及祖宗盛時十五而彌文浮費乃過於祖宗時夫貧富之理最易曉也譬之富家當田宅全盛僮僕辦集之時歲入若干其出若干熟計而謹守之然後其主得以雍容優游接賓客而施惠利以結鄉里之心而家不失富一旦家道半退則

吾亦當據其半而殺其所出不然窮匱可立待今日如半退之家其用財猶不肯減全盛時而所費或加侈焉宜其僅足無以為經遠備也為今財利之計必將必世百年絶口不言生財食息俄頃之際不可不言節財今日所用之財有可節省者否愚不得而盡知雖不能盡知然一節一目之間得之聞見者可得而言請略陳所知者之一二執事者求其比而計之國家郊廟之禮足以事天地祖宗百神加以肅敬誠莊干禄百福有餘矣

而祠觀之間假崇奉籍口或且祿其官寮多其隸卒所費不貲是何為者此可省者一也求其類而省之可也其類不知其幾也州郡冗員其俸給比紹興數倍大郡總管或三數員比之小官其厚數十倍此獨不可漸省之乎或半給其俸可乎此在外之可省者其類必不一也淳熙初李侍郎尹臨安建白百官僦屋錢月出無藝行都為之虛匱城內外僧尼私庵籍之足以居官寮不惟省臨安大費亦足以除僧俗淫僻雜亂之患既而中

止令之視昔又增一二倍此等事何憚而不行僧宇雖大小不齊未足一一可居取其材改營之何傷且不許擅私置庵有增無已何爲哉此其類蠹俗而奸法者不一二而止皆可求而革去之也今欲救虛耗之弊求其節當自貴近始講裕足之策致其益當自州郡始自上始所以倡其下使之知達官貴吏猶復刻苦如此況吾輩不然彼且不伏果出乎此某賜可辭許其辭之也某例未廢權許卻之也古人有自毁其家以紓國難者矣

州郡寛裕之原非能自寛必大農有以寛之而後可州郡寛裕國有頼矣此如子舍方且窘亟憔悴救過不暇父兄可得享雍容有餘之樂耶節省之説行於君子格於小人小人多而君子少故其説易詘小人營利以自肥倖倖怙勢以逞欲一拂其意則謗議必且沸騰雖然無以拂之爲自安之計則善矣波流風靡日以益甚彼豈思夫一錢一粟闕鞭笞而取之者也

今且朘削斯民以肥此無用之人而或容其壞法亂俗

何為也且為天下有持循恬靜養安之時當是時誠不可生事如慶歷嘉祐是也至俗壞而弊見駸駸焉如坐漏舟始而瀕沚俄而中流當其時如救焚不當矩步如解鬬不容笑談蓋聖人誨人未嘗不以中道而孟子乃惡夫執中天地有中國而燕自有燕之中越亦自有其中當救世之時有所過乃中可過而不過中之賊也大過一卦凡才過位則利且隆才位稱則凶且醜節之象上貴甘節下貴安節至卦之極則為苦節苦非美辭而

繇曰正凶悔亡節而至於苦人率不樂以此為正固凶然聖人猶以為悔亡但窮而後用用之猶可無悔今日進退人物蒐選兵將與夫革弊去害處之不以大過之時愚未見其可而足國之計有大不得已者當上下暫由苦節又當有以示不終為是苦節也不然日日以弊不可救矣古之為治君相倡之内外百執和之正其身施諸政孚諸言動權倖宫閫小夫賤隸感而化之天下之人中外同信之今者聖賢相逢俊乂布列可無心恊

道同孜孜焉闕之本本一立勉而為持而久而治不效俗不革事不立有事而國不可用則自古及今無復為治之道六經為空言而君子果無所益於世歟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沈毓鳳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五

宋 陳造 撰

書

代上周丞相書

雨不時霈郡縣以旱告者凡幾所天子焦焦然責己自損求以應天天意邈未易回意者天道冥冥當求之無方凡今日所以應天某謂莫急於通下情通者詔兩省侍從臺諌指陳闕失矣又令監司陳民事闕失某獨以

為未也必也求言之誠徧及天下使天下九品之吏一介之賤皆得以言天下利害吾君吾相置其迂遠不切泛不可行者擇其愛君憂國切天下之務者既行其言又旌異一二人然後下情不壅天意必回陛下求言之詔久不下矣因今之旱推廣聖意俾一發此詔誠天下之至願得之傳聞上以旱故欲使天下言事宰執有以既無闕失不須如此告者不知是否然聞者莫不信其必然蓋廟堂邇者之迹頗似不樂言路之廣不樂言路

之廣得非以悠悠者之有言往往輒及廟堂歟某竊謂人之情不病風喪心孰不尊君而畏相有言而首及廟堂未必非愛廟堂也夫士民任一身之憂為家者任一家之憂郡縣監司各任其憂所憂之外他非所任宰相任天下之憂者也天下有大利害大休戚伏於耳目之所不及彼且緘默不我告是吾憂也彼言之我受之將有以裨吾之聰明啓吾之智慮又何暇病其攻己人無言也則已茍有言焉則必自宰執始雖某之愚陋今宰

執無非知己使某有言焉亦必自宰執始何也宰執荷天下之任則宜受天下之責荷其任受其責則不得辭其攻己今之時雖使臯夔伊周為相人亦且攻其失彼亦且受其攻其職守云何而惡人之有言耶大抵人君好問則晉州男子一字可以救時弊宰相不忌則新豐旅人片言可以裨朝政必曰肉食之外皆不足賴無乃欺天下乎天下之事使宰執朝士言而行之無復遺慮則政豈有弊而天災豈復如今所見今尚爾則固宜畢

天下之慮以圖天下天下之弊極矣未易縷數其最可畏者軍民並困兵困故驕而怨民困故畏上而不愛上民者國之本兵者衛民而捍患今且若是天下之俗苟玩歲月目前無患也因以為安而不復他慮今有人焉起居自如飲食無故而外澤中乾病客脉絡未甞冒寒雪涉憂勞故病不外見和扁借憂而方狃以為安諱其言病一旦冒涉雖悔何及昔周公還贄見士吐握下白屋此亦勢之當然公之盛德不在是也公憂在天下方

資於士士貧賤止矣何有於公衛武公九十相周語其下無謂我老耄而捨我朝夕以告戒我聖賢固然矣申屠嘉何為者聖主愚相之言一旦脫於袁盎之口不惟不怒方且引為上客仲尼曰聖人君子吾不得見得見如嘉亦可矣後之為相者動以皐夔伊周自期比以申屠嘉未有不愧怒以為輕己即聽袁盎一節觀之後世所難及者恐不止此史不能備書也伏惟某官學術之醇正相業之優裕根榦源流有光近古深願與周公衛

武匹休無甘出申屠嘉之下俯採鄙言啓白聖主一下求言之詔使四方士民得以攄發所懷必大有以資某官之聞見設施而灾異庶幾可息無曰業已旱時已過無如何矣或曰某處雨某處小熟天意已解夫氣和則形聲和民氣不和于下則天灾自見于上氣即未和旱之後孰能保其不為他灾富韓公言今歲旱矣焉知來歲不再旱故民氣既和而後信天變之可銷也竊觀今日民氣壹鬱未和正恐旱暵之外勞吾君相之慮未已

也士夫皆曰相公欲去久矣自為相比心尤切特不可苟去耳某以為貴而為相進而求之實難退而去良易祇如求言于下同列不欲也某官獨主之力固不必勝不勝而去之可也凡今時務可罷行者甚多才儁鯁亮之士以庸庸者之充位滯于下者不少職薦進任憂寄者必有如公孫宏之無堅守張安世之遠嫌疑以自便獨某官毅然自信建白于上罷行數事薦進數人若其言果不用去之可也儻或低回蹙縮上且畏天子之嚴

明傍亦忌同列之違異憫默悁曰如是而曰吾欲去則人決於不信猶令傳不求言者之決於信也某受知門下最為不薄惟其期相公於功名不期相公於富貴故盡言如此自以為愛門下之深聊為知己報也惟某官亮之

與王提舉論水利書

某竊惟事之利病休戚當與身履之者論之身履其事或嘗其源流不能為經久之利或其蔽於己私則猶不

可遽信利病休戚當與身履其事而又識足以察而不狥於私者計之玆者某官王節遍臨兩邑講究鹽河隄岸利病想君子博見無我歷訪公議其下因是有言者必不少矣此正識不逮而狥私者得以惑視聽之時不可不謹其防究其情而求為無弊經久之計某待次此邦粗究其事請效一言而試訂其可否自本軍至鹽城鹽河二百五十里其右有隄則以民田之在右者下於左數尺故也隄所以障水古人之計不惟通漕運亦以

溉民田爾隄介高下田之間其或水漫不泄則必奔衝壞隄隄壞而田没矣故為之函管以水之大小為之啓閉主之以官吏河之在高郵八十里間為函管三十三後來再興之止二十未能盡復其數多其制小則欲分泄之分泄之者為其隄之薄而防其水勢猛戾將決吾隄且害稼也分泄之有不曁是有斗門之立所以佐函管之不及八十里之間為斗門二其一曰東河口其一曰三埡一斗門所泄可並十餘管之水然必東河口必三埡他處無之

者二處地甚闊水雖湍猛不壞也又東河口其下則海陵大溪三埿其下有山陽河溪與河皆所以受湍猛之水捨此不可為矣古法三四尺通漕運之外容民汲以溉田則兼公與私利之此元祐間朝散毛公法也毛公遺愛邑民至今言及之無不稽首隄下之民取水於通漕之外法也其遇大旱或犯其法盜之盜之誠非也隄上之民自狥而姤人之便者必指其然而操戈醞毒焉而隄上之民於此水初無限制無法禁浚渠以掇取之

爾方其旱水來自上源者且障之不使入河以理推之
盜之之害小何也彼猶有所忌吾有所誰何之也其與
掇取之無禁者相絶也而盜水之名則甚可惡故隄上
之民常以此藉口者利惡有所分也河兩傍民情自元
祐到令率如此令陳言者必曰高其管且大之高則無
盜水之患大之則可以殺暴漲之勢此其言者必其田
在隄上者鈎其情可知也一隄介高下之間其取利於
河者總三邑計之左右大約各數千家去隄之遠者無

與也高其管似可以為盜水者之防然今管底比之毛公初制已改而高一二尺矣近高郵知縣掘函管數坐驗實數內地名潭子溝柏家溝二坐當時人吏不肯申修啟毛公古制具在知縣亦掘視之低新管一尺或二尺制度堅壯亦高下不及二尺餘即此可見古人用意處其高之一二尺則以淤泥不浚之久而河流淺也兵火之後古制廢且六七十年今淤泥四五尺矣民日日冀官中浚之以漸復舊制所望者不醻而又議高之民誦言泥之淤有增無已則高其管不一再止也泥日淤管益高隄右之田日病隄左之民幸何如

也利不分則偏享之如所圖也此猶可也大其管之為
害戶知之何也水下之驟田必受害也今管多而小歲
大水隄下之愚民猶冒昧以死塞其管不肯通恐其害
稼一或泄之往往稼沉水底大之而民猶塞之則何益
大之而聽其泄則此三邑隄下膏腴之田澇則委之耶
毛公之於水利其於當時後世計蓋審矣似未可輕議
也二斗門之大什百諸管之小明甚然則為今計當如
何隄上下之民一舉可以兼利在乎浚河即今淤泥可

四五尺淺者猶不下三尺取以培隄隄益固而水深淤泥盡則今之管底高水低且三四尺隄下之田不患其盜取而隄上之民亦自沾丐民之夾河者向來操戈釀毒之心亦可潛消陰化而為和順輯睦之俗不至於巧為譸張以眩上聽今日捨此未見其有利無弊而毛公之法決未可輕易有所變改公之法自兵革則廢而壞幾六十年紹興而來有河之形存隄之名而高下之水漫漶無留障滂歲十六七一遇旱則大小舟皆不可行

官病之民譊譊訴之任責者初無其人至淳熙八年苦大旱河無涓滴坐此鹽虧其課者幾二萬朝廷遣奉使袁大著銜命而來訪兩淮疾苦某時待闕家食亦以二事請其一濬兩河之說也安意謂事業之興皆在大旱時今日之旱似不幸而實幸謂古制漸可復也袁公是之適諸司意合興役浚治自是鹽運大增而隄下三邑百千萬畝之田化為樂土頻歲全收戶口日增今某官之來但見河淺不可運民田乾涸惻怛愍悼見于言色

議者乃欲乘此以售其欺某官特未見淳熙未役之前爾隄下之地二三百里葭葦際天魚鼈所家行一二十里乃有居室所仰者樵漁爾民不利已如此而漕運抑又不通動𧶽千萬數前年提舉陳公亦又以此河兼西運河建白修之費財勤民增修其舊前歲亦旱歲也亦浚河之機會不容失也惜陳公不能擇人任之培隄者止客土而河泥一畚不舉甚者朘其厚以培其薄利民之實不浮于名雖然以經久不朽計望之則然然役事

甫已春夏大水隄不没惟咫公論謂非去年一修又復無秋矣陳公所費十五萬緡去秋總三縣失得計之何啻百倍河兩修矣規畫皆不能大滿人意然淳熙則化三百里為良田而綱所斸減十五六紹熙而後則又僥倖上熟以此可見毛公舊迹乃不朽計廢壞之後小修之小利大修之大利廢不修則為吾害輕有所更張亦或利少害多昔人議西門豹遺迹曰賢人之所為不可改也史書之以為美談故愚謂今日捨浚河無策而浚

河當自朝廷命之前歲既興役矣今部使者又復有請
實難其從且在執事又似暴揚前人之短某竊意隄下
之民必以此為請某官因其有請備以申奏彼亦或能
叫閽懇祈秋春之間一興此役盡復毛公之利延之無
窮非某官名世大賢不足計此亦不足行此此之為役
惟旱歲可議向來再役皆以大旱惟其旱故土可取民
易役因旱而役之雖勞之實食之也今夏本軍大無雨
此亦一機會故某之僭越且自省雖識未必能究見利

病而田之在隄上下者各數頃非特不敢私亦不容私言之可以無嫌故不敢默而一鳴于門下伏惟財省

與楊總領書

僕聞之陳義於其上之人有間則易投有因則易合叔向謂鬷明子無言幾失子間也孔文舉見李元禮引孔李通家之説不然不進也非因而何士非是奚所挾持以遽售於人況當世名德鉅公其嚬笑足以軒輕輕重我其又可瞢焉以前乎僕生于淮南之高郵自為舉子

則已聞奉使總領大卿英聲偉望表表天下矣幸竊科第廁仕版則服膺聲望而願見之心寀迫于中南北漂流有志未遂而王府之客元實郤公某師友而和甫吳公某之同舍生始為尉則又趨事故樞相于當塗其見顧予賞歎以名薦之朝人有入幕之羨其於楊門寔老賓客今者有所請于門下不為無因且承郡房陵職有所隷於使所事有未伸而吐其情夫孰知其不慱叔向幾失之歎是亦有可言之間者比蒙使所行下以閏月

錢銀有司估以下品而駁其高價而誅其餘出内之吝有司之責不得不爾然沿土俗本人情酌之以義而行之以仁此則大君子事房爲州東以亂山舟車不通商賈不由凡百貨材藥物邈無一有其間最不易得者銀與楮幣上司非不知然亦上下皆不得已常賦責是二者畢官每歲不免科買於州若吏若民無免者敲榜禁錮所不忍爲不忍言者僕書生所學何事非仁恵利人將少疇所志乎幸脫邑債承郡于此乃日蹙頞强顔于

受笞箠者之前苟逃曠責負所學甚矣房僻左如此百貨無有夫安得所謂上品之銀雖非上品科之吏民每兩猶四千八百遇其亟窘或五千餘不暇計也而有司未察槩以下品而裁其價彼有未見敲榜禁錮之若爾脫見之猶忍為之非情也彼亦未聞敲榜禁錮之若爾脫聞之亦或動心夫下供上上之責其供不索於其所無況肯索賤於其所甚貴乎責銀於房索以所無也然亦上之人大不得已不然軍儲國計將有所闕若又索

賤於其貴則是可以已而不已者君子之於下情有未見未聞之爾聞之必將惻然向來交代韋朝散當紹熙慶元之際亦以閏十月之銀價蒙使所行不甚峻是時使所乃趙大卿也韋亦覼縷本末哀懇于使所即蒙寬恕抑亦洞察房州隘陋必不能辦在使所可以已而已之也趙大卿一加惠恤而敲榜禁錮所省不知幾何人伏惟某官正學以從仕中和以臨下寬厚慈祥之政其源流之來泓涵演漾儼故家規模未替也其與人其臨

屬吏孰不篤歸嚮之心况如僕者雖老且衰攄此情于下執事而知其楊氏舊客其必加矜恤貸貰使之苟安賤職大君子之惠利寛慈其肯恝然歟僕瘠不以告則是自棄自絶于名德鉅公且此銀一切行之而責之必辦買之於京西非五六百千不可不知敲榜禁錮之害無辜而被苦自此又幾何人當僕之繆而不能哀鳴辨白按以為例則凡繼令以往不惟官府不支而虐害所加後人求其端寔自某始某所以深惜以此垂老之身

胎禍於後人茲是用傾瀝肝肺東向拜是不典之辭曰冀特達蠲除之慈推故樞相所以見待之意與夫門下士從遊之素不下於趙大卿所以待韋倅者無胎此敲榜禁錮之禍他日或有立于世必有以禪德謦欬言議之末僕淮南男子決不敢食言止如湖北總所行下屬郡自今買銀每兩增價二百亦禁吏民買者則可見銀價之日增月長也迫切有懇方哭婦氏之喪抽揠荒亂之緒辭不達意惟高明亮之

寄袁京尹書

某不上寒暄問當疎行細書修卑官禮自惟俗尚之末不可廢要之有所稗補君子聞見者尤急也有懷亟言之不容後比讀邸報秀州華亭縣保正胡詢者興販私鹽五千斤已捕得犯者而詢乃集親族七百餘人被甲持杖奪去犯人幷贓物縛去巡檢張承信及捕事人張興等十三人殺死捕事沈旺時七月二十三日也及今四十日不聞捕獲行遣某謂此正某官所當自任者必

有所處矣然今日風俗不𡠉月異日遷狃於寛政習為頑惡獷戾漸不可長在平江時見常熟崑山民負罪旻處弓兵一人至家則羣起譟呼往往箠曳摧辱且云法不許公人下鄉汝何為者邑官委之保甲保甲皆其黨類庇護㠾槖互相結以自便否則不敢喘息聽從指揮者某淮人耳目所未接此一旦見之駭惋不自安久乃漸慣不甚怪也及來浙東此風尤不佳大而鹾茗之利大姓擅有之小而桀黠者挾勢力以陵困細民細民受

害瘖無詞者皆是不得已而到官則桀黠者端坐至經年不出偵知離邑暫去則狙狙一狀細民被追逮來不敢後桀黠者則又影滅迹絶久知其不容闕 役屬於强梗今日無罪而抱冤不信非其僕厮而拘繫供資於人者滿東南矣和氣之不應水旱之頻仍夫何怪胡詢今段不幾於亂矣孚究其至此原於綱紀在監司州郡者悠忽不振姑息頑民已甚國家寛仁厚澤網漏吞舟為良善設而今頑狡兇狠之徒反竊之以便其私而當

路不能察以其所以待善良者加之桀黠故善良被害日深六經之書皆為民父母之術曰愛民曰保民曰恤民曰撫民然所謂治民亦不廢愛之保之撫恤之矣無以治之剔至今段亦其當然爾上之君相任寛慈以撫結其下必有司嚴憲法持綱維以濟其所不足夫然後上下之體順而强梗退聽柔良有頼令乃一之耶切謂執事當以胡詢事奏之吾君白之吾相决意取渠魁誅之取羣兇竄逐之毀其巢穴籍沒其家揭而示四方則

又申嚴憲禁諭飭有位毋或專任姑息務行中和之政使高明知畏單弱有以自立以救今日積習之弊惡俗尚可望其少弭且胡詢見役之人禁戢權貸是其所任乃反冒之取利其多至五千斤則何所忌憚集衆至七百人緩急之間能使之忘其軀命則其能服御羣不逞也有素驅而使之何所不可拒捕而持杖已甚矣復被甲而鬬則其必於專利快意於犯法狃於今之寬政僥倖苟免且冒利不復顧藉之心灼然可見此而可忍是

祖宗金科玉律皆虛器也東坡為杭聞顏章顏益歲擅藥絹之利州不能誰何坡至未暇他問法外配二人者民乃信伏胡詢之惡幾倍二顏監司臨之郡守臨之一保正敢爾是無監司郡守也法禁榷貨或猶犯之迫於饑寒耳是儻可恕此物敢庇七百人販鹽五千斤非家已温厚何能及此乃冒犯至是是無君父也執事通儒不退謝坡翁且疾惡之政載在輿議向來憲臺沈軍五潘軍七標首長橋迄今浙西强盜減十六七是皆腐儒

俗生陽為大言心掉氣拂不敢議者執事處之如無事必不應能施於彼而不能施於此亟願遴清强官委之體究茍得實行下諸邑廵尉必盡得兇徒乃已天下無事久矣姦宄之人不自聊賴窺伺時隙以圖抵觸者何所無之晉劉靈者力制牛走與馬俱貧不自食歎曰天下何時亂予衛士焚張彝第䰠置不問高歡笑之霸據之念於是遂萌執事高明通練博古洞今可告以此故喋喋敢言幸察之至禁公人下鄉固良法然法不能無

太甚者在監司亦須少寛之使任人重於任法近民之吏不至動為其下所操切迫蹙庶頑惡者知畏邑官不然申明其事明説邑不能追逮或不輸官物或私擅榷貨許申憲司本郡專差人追之用破姦人之膽令法乃直禁不許差人下鄉被追者許之越訴夫使下得持其上上之無以制下如為邑者有彌縫而已爾其間牟利者反與之為市置不敢議按而行之非國之利民之福也胡詢之事又未必不因此馴致之書生妄言非職分

事是耶否乎丁寧教之不我厭斆良幸

謝高大卿書

僕比者攄發肺肝飾固陋之辭忘其愚謬敢以本縣失額米數請于門下冀其矜哀而蠲除之退自省察不謂真足以動高明之聽慨然興憐從其所乞向之虛數一旦捐去邑吏荷憂累而受督迫者方負山而俄已息肩事之幸會古有之今之所難偶者不意某之奇蹇寒陋亦復得此竊惟宰邑之難昔人已言之而況今日今日

宰邑之難惟財計催科之不云易民狃寛政曾不德上之撫我而皆幸其寛容反以慠其上海瀕魚鹽之民頑然者多税賦有常式往往以不輸為能先輸為失計故邑宰尤難七年來凡五易宰不終任者三而府符每以終不可辦也而釋放所負動數千緡或萬緡以上無非坐是常賦猶不易辦況名存實亡者此如繫風捕影初無益於府計而邑宰跋㚄不得伸累政所苦者在此某何為者而能足其所求也耶譬如疾疢之纏其身而望

于世者惟良醫之或遇也有二人焉其所病所苦則均其息繭然其形累然其心雖未甘即死而生意日少則均日赴於人而或莫憐之憐之矣莫能已之骨立僅存而已其一焉伸吭引頸以鳴于人而見之者惻然肯憐之憐之者其為術又足以已其疾援砭探丸一試焉而宿痾盡去生氣隨復回向者呻呼倦臥忍死望生之意而為今日纓冠正容委蛇步趨全身名營子孫之計至此而後自喜且幸其身之遭而惜且歎前人之不遭也

今其誠類是坐縣曹親答箠猾胥環之于旁頑民窺之于下酬應俯仰其失毫忽其跡已尋丈仕而為邑且來海瀕此如康強之人勢須嘗疾而一受之者羸惡不支固矣又加以實去名在之籍既病而重以病者也前交代趙宰非曹然者有請未察某之待使令者甫爾一請而收恤之趙之不遭嬰病之日長某之不遺受病未幾而遽脫去之是不當以能否計而某前之所謂遭與不遭幸不幸者殊也恭惟某官當世士望中外吏師德宇

之恢洪天資之粹明政術所加可以生死而肉骨可以起僵而扶危大用於廟堂則必不袖司命之手小推之方面猶曰試和扁之術者也而某也首得以其踈樸無庸之身而與乎臨照委使之地一鳴其衷藴而沉痾宿痼已去其六七則見而肯加憐憐之矣又有已之之術不少靳焉而湍適其控愬之望荷門下更生之恵自今以往豈惟某一人雖然仕而受其弊猶之賊邪之中人待其上有以愈之至切也王公當路往往有言而不見

信非其果不信無乃其下之未足取信故歟望于上者大必不若反于己者不恕之為得某淮人之拙直者期以誠應乎上其於事可則為之不可則言之言而有察不察固也察不察之岐信不信之分而某之窮通去留所繫而半愈之病或在其不復為祟而元氣漸復惟門下之所以終惠而某之誠否所形見矣或者有一毫為門下欺是厚德未報而又負之名教固不恕天且臨之惟執事有以鑒念而少信其說

謝張尚書舉自代書

事之遇以天者非汨於人者所可測也而君子則洞知之君子之心葢索之古古與今穹壤也求而合即而應甚者蘄乃予之相與以人者然也匪求也而合未嘗即也而應予之而非有蘄天下之人究其所以然而不可得必且曹其心攴乎言而於其事益戾其所見殊不知夫古之道天而不人而君子之於道身今而心則古夫目擊起敬所敬何事堂下片辭設中理已甚略而仲尼

叔向之予人幾乎天者亦古之道云耳士今而近古如
仁傑之被薦公亮之見用未始形之言而或者反毁之
勿恤也婁師德張安道之篤於古蓋不多愧彼下是雖
未可輕訾其亦去二子已遠而去仲尼叔向愈遠矧夫
進恥呈身者置不言賢否何如哉今夫某起于田間偶
竊科第一官救饑為生多病資身易足為多病故安於
慵惟易足故廉於取而恥於衒又孰知夫天之所以予
我者詩書之癖著述之樂于以自誑以謂外此無益於

求得者置不動處吏隱二十五年自期老江湖而止耳而某官乃獨搴天下之所棄捐不睨者題品而振拂之而聞者惑曰是奚所聞又曰宗公鉅儒其於知人亦有萬一失乎其無乃情有契于度外雖若合以天而人事有時而戾乎是之所疑雖不可謂無据然不古而今常情不能免夫彼豈知夫大君子心婁公張公之心而其所以取道自仲尼求之可乎是寧可悠悠者議恭惟某官閫望之隆爕操守之端方謀王斷國之學經世緯務

之文皇家之龜鑑而人士之司南謦欬色笑增重萬鈞
而某於某官雖服膺其言議步趨其行業然服僅一識
面周旋承接未遂夙素一旦以其名剡上舉以自代曠
歷累月某未之知也迫行都乃聞之此其為遇世之人
莫諭其所以然而諉之以天合者某獨得以窺某官之
心某官之心古聖賢之心也雖然施不蘄報而受知者
身為輕也亦匪今而古某官之於古至且盡矣而某於
此雖不敏不敢不勉大君子安而行者我小子勉而無

怠將庶幾萬一惟高明亮之詩文若干篇塵獻以求鐫削庶少慰老未廢學之志

上洞劒洞龍書

六月吉日具位陳某謹齋沐裁書頓首再拜獻于洞劒洞之龍聞之天下之物帝皆愛之而其愛此人特異于物天之生物且愛之無非為人計也為人計者至故擢其人之秀粹公直者為吏取其人之聰哲端亮者為仙神若龍匪吏胡治匪仙神與龍無以濟吏之所不及凡

此皆帝心所託以遂其愛者也幽顯雖殊而其相須以及人相待以事帝而致其愛蓋若臂指輔車不可闕也是山之崇隆是洞之秘嚴龍則家之而為一方之民心所祇事信向某也無似被天子命來丞是郡又以一時闕守而假其章以享其禄則是民之戚休安否非某與龍實司之乎房之為郡東以羣山可耕之地什三而膏腴無幾平時穮蓘告功僅無饑色不餘也今茲不大雨蓋已月餘畦畛龜拆溪澗絶流農時將窮而秧之未移

蓋十五六斯民束手跼蹐怨嗟如倒垂如刃頸勢已亟矣三數日不雨流離殍踣必且不免是非某與龍當取以任其憂責乎夫彼此之間有能不能凡聽斷撫字所以施政孚化吏則能之若夫噓為雲氣沛為甘澤叱咤欠伸足以水焦枯澤嘉穀化凶歉為豐登易啼號為嬉笑龍則能之龍所能者某之所不能然能以民之所病揭誠以告龍能齋心飭躬率斯民以為龍報斯是用大呼疾趨赴其迫急于龍龍其毋苟安臥洞府秦越視民

而悠悠聽牧民之吏二三日之間施以大雨起民於垂死安之於將亡某無似將兄龍而弟之率吏民廟龍而祀之猶在官以朔望朝龍繼此終此身香火俎豆龍或曰郡旱禱已久矣而曾未及龍急而請取怒爾某曰不然凡曰吏曰仙神與龍其愛人以事帝必不應計細故而使赤子委之溝壑幽顯一道也吾先聖言當仁不讓見義不為目以無勇龍之威信惠利于人與世必不相遠或又曰今禱而終旱無乃帝命有所未及龍雖神無

得而專之歟某又以人事而望于龍古之君子不待君命矯詔發儲活人於饑窘不一二見而止也其君皆有褒嘉無誅誚今龍决焉施此惠活此民龍何罪孰謂帝之福善輔德反不如三代而下之人君乎凡某之所請龍皆毋得以辭側聞龍之家此地民小觸之莫不迅霆怒雨若其蓺殖是龍威靈烜赫信可畏矣龍逞其意能怒適其意顧不能喜乎其怒也能奪其喜也顧不能予乎可畏而已初無可愛之仁可恃之效則龍之為龍失

其所以為龍之道而甚悖帝所以命龍之心而某之迫急之誠漠焉置不省則龍果不昭不可揺以義而責以所當任之職不特某於龍告絶而民且不利賴怙託于龍在龍為可羞矣龍之德仁靈異某請于此舉卜之也伏惟審聽而俯從之幸甚

與葉總領書

僕愚無取竊謂士貴志不貴徒志志之立他日之成就其崇庳廣狹是否一本于此本立矣守之不堅則易墮

無以質之而自任焉則多悖僕儒其冠甚晚讀古聖賢書則知士從仕本以行其惠利之學學之行否未可必而次諸功業者則有立言焉可以垂世二者取以定吾志他日或兼舉而並得萬一不見于行猶見于言見于言夫何歉從仕二十年矣如遡湍流逆驚飆錄錄無奇節可稱而齒髮衰頽無所復望則回顧舊學尚或可以鞭其後而磨礪其不及即吾志蘄乎古之立言者今而置之且移奪之則守之不堅又何取遽自以為足而不

求先達之士質而正之則所有未必是無乃自蹈徒志之譏乎僕于詩文學之久矣向也拜三數鉅公而獲侍杖屨時出其所有亦或蒙首肯焉雖然未敢自信彼無乃憫吾之懃姑以慰藉之耶此疑未泮是以聞見當世君子不敢匿其所有且不敢不委心投誠以祈一言將以不負其志恭惟某官功業之建立煇爀不掩文章之流傳士宗師之令之韓昌黎蘇東坡也竊謂士如籍湜晁張輩不斵乎登門是無志於是抑有其志而卑且狹

者也況僕辱近宇下於趨承為尤便敢以其夙志見于書以獻平生詩文千篇貧未能遽辦繼今盡發于大儒之前丐一字去取詩文一編幸先與過目

與范侍郎書

論才猶貨然天下之貨自一簪以上凡其可以衣寒而飽饑適器用而充玩好者人皆資之苟資之則必爭得之等而上所資者大則所爭得者愈切如兼金美璞珠璣象犀之類非有力者固不能得也然夫人思得之之

心則不忘於中至於商之瑚楚之珩隋氏之珠和氏之
璧則人皆知其希代之寶聞其名而未始見之者舉以
語於人則必曰吾或得之富可敵國一旦投之於前則
亦且不顧而去蓋其意而欲之者雖切及其真見之則
又不能識也而隋和商楚獨得而有之者豈非其儲天
下之寶也多識天下之寶也盡故天下之至寶人易之
我貴之宜其之我而不之他也士之才亦然凡智效一
官行高一鄉一簪以上者也人皆資之至於翹然于人

士間傑然而頴異者兼金美璞珠璣犀象之類也資之尤切而人爭得者也及夫才可以師表當世望可以輕重天下士視之以為進退顯晦者商瑚楚珩隋珠和璧也人睨之而不識識寶者人所貪而獨能有之者也某淮東鄙人少而業儒四十三而脫科舉陸沉不振老於州縣平日讀書所得無地以自施商瑚楚珩隋珠和璧固不敢自命環省其中亦未肯自同一簪以上者低廻偃蹇莫有善價伏惟某官道德之純全才猷之超詣名

聲煒燁卓乎立于天下葢懷寶者之所赴以訂其貴賤者也患不求不患不知患不見不患不識某也調官而來猶欲取正于當世聞人鉅公不獨救窮餓而已輒不自揆寫詩文一編干冒塵獻而副之以書伏幸矜覽抑嘗聞之周人以玉爲璞宋人以腊爲璞周人聞宋人有璞禮而索之宋人靳之不得已而出之藏之葢十襲出之死鼠也周人掩口而笑某之未試之學無庸之才雖曰自珍其無乃宋人之璞乎儻執事一留千金之盻不

至掩口而笑則某所望足矣

謝楊樞剡薦書

某自山林中來厠屬吏之末將二年矣某官凡百與進貸其不及而取其寸長凡某所以受知門下實出望外而觀傍者或亦驚眙而竊睨以為卒然之合一旦之頃容或如此久而覺其無有未必不悔且沮也某官不然及令顧遇有加移藩之日又辱以薦章衮字之寵捧受悚側内不自定竊惟知人可以觀德知於人可以觀士

宗工鉅儒所蓄之厚所養之醇而與於一介足以見其不矜崇重富貴無一慊然而顧且緦緦若恐士之不足於我者足以見其不驕人之才凡其可取若精若粗無小無大皆納諸度内彼莫不以為厚己而繩尺高下自有定論又足以見其公而明故曰知人可以觀德老氏曰知我希則貴有所待而知者易窮汲汲乎其售者易褻無所乎因而人自得之盡善而士之安意自重以待之實難故曰知於人可以觀士伏惟某官生勲業之裔

躬鈞樞之貴文章政事高出人右方且與寒素之士相鶩於名理著述之場所謂不矜不驕明而公者獨於某官見之其於人士尤不詭隨於今之習俗如臨當塗所舉十數皆所自知無一敢有挾而進雖進不受也而某之竒窮衰陋僻在下邑耻於自獻者豈能忘情於世蓋有待也相公一旦與之進不以俗吏見待而褒拂之辭特浮于實不知何從得之豈非亦以其不茍於進不輕於售世之所謂鈍而君子所當取耶凡某官知某人以

為難某之受知人亦以為不易交足以觀之如某所陳矣然士之窮方其未知則其心莫不泰然自恃曰吾所有如此世孰知我及已知之則其心必且歉然自責曰彼知我者如何而我果何有耶人之情蓋如此今某受知不淺矣不知繼此果能以其所有推於世而宜適於用而不窮不貽門下羞耶此朝夕所自責者故某之此來非特為知己謝抑以質之高明期不貽他日羞也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五